

创造社作品专辑

主编/倪墨炎

招 姐

罗 皑 岚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招 姐

羅 璿 嵐 作



幻 洲 叢 書

上 海

光 華 書 局 印 行

1182157

1929.3.初版

1—2000册

每册實價四角五分

招 姐,

及其他

目 次

招姐.....	1
來客.....	27
誰知道.....	45
賭博場中.....	67
花鼓戲.....	81
清白家風.....	99
租差.....	115—140

招 姐

六年來夢魂縈繞的故鄉，這次年底回來住了三天，便一切都覺得平淡無奇了。鳥兒仍是奏的那套老調，後園的竹子還是那麼青青地密密地排列着，馬司務每早擔起籬筐到屋後去取乾柴，仍是咳得咯咯地在我房門前走過，劉媽晚上打鞋底總是打到二更，一切仍然是一切，不過母親比前幾年似乎更老了一點。

是一個天氣比較暖和的晚上，母親見我歸來後並不如往常那樣露着高興的樣子，白天給我作的“扯蕊杷”，又只見我對着荳粉發呆，於是和我談我小時

各種高興的事，她希望我從那裏面能引起以往的歡樂，差不多把我的一部童年的歷史上最得意的幾章，說了又說。

不知怎麼一下談到小時的玩伴招姐上去，母親說她已出了嫁，我禁不住插着問：

“嫁給誰？”

“就是拘塘四伯伯，填房的。”

“四伯伯不是去年死了嗎？”

“是的，可憐她嫁去還沒半年咧，幸喜她去年下半年生了一個兒子，算是替四伯伯接了後。”

拘塘四伯伯是我一個本家，雖然不知是共第幾代祖宗，但論起字派來，我是要喊伯伯的。四伯伯很有錢，以前常和我家有來往，自從祖父去世後，便生疏了。

我心中默默地想，招姐如何會嫁給這樣一個快到五十歲的人，並且是填房。別了她已有六年了，不知她近來怎樣？心想去看看她，但明說了，母親一定不贊成，因為母親素來不喜歡招姐，張先生娘子那年

來給她說媒時，母親就一口拒絕過，公然說：“這孩子好是蠻好，可惜太輕佻。”事後使我暗恨母親不置，記得招姐的母親因此招了怪，此後就沒再到過我家。

“四伯伯死去又快一年多了，我明天想去拜一拜他的靈，家門能有幾個啊，媽。”我裝着感喟的樣子說。

“那也好，四伯伯生前待你還不錯。”母親躊躇了一會說。

我聽了，心裏很高興。

“不過，”母親接着又說了，“你得早去早回，不要在她家多留，那孩子素來不莊重，她自從你四伯伯死後，外面名聲不大好聽，小心人家閒話你。”

我連應了幾個是字，心中說不出的高興，恐怕給母親看了出來，嘴上仍是和她東抗蘆葫西扯葉地閒談。

這一晚我在床上老睡不着，想起了我和招姐的許多往事，從她家初搬到與我家為隣時那掛放了一頓飯久的長爆竹起，一直到我出門時最後到她家看

見她的那雙飽含着眼淚的眼睛止，中間我並沒忘記我們月夜裏在橫塘邊的甜蜜的擁抱，和在她家廚房裏偷着的接吻。夢中我好幾次也見了她，一會她還是拖着那條長長的烏黑的辮子，全身充分地表現着處女的美態，向我招手，向我微笑；一會她忽變成一個穿孝的少婦，白絨線扎住髮根，懷中似乎還抱着不滿一歲的嬰兒，哀哀地哭泣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預備去看她，母親也叫馬司務買好了香餅紙燭。剛吃了早飯，忽然一位表叔來了，他是聽說我遠道返家，特來看我的。論理我應該早去看他，因為歸家後心緒不佳，老是遲延着，今天他竟親自跑來，我當然不能不陪他。

這位表叔以前待我非常地關心，從母親的口氣中我知道他常在探問我。他又會一套麻衣相法，常說我的相生得好，這東鎮週圍兩百里地內，沒一個及得我的。他和我絮絮地說個不休。問異地過年的情形，問路上的風景，一會說我瘦了，一會又說我比以前胖了些，我的一顆心早飛到招姐那裏去了，那有心和他

多談，巴不得他馬上走才好。

好容易等到陪他吃完了午飯，他談完了這些那些，我以為他會作辭走了，誰知他又記起他的麻衣相法，從相法談到我家的風水，談到皇帝家的風水，一直扯到宣統的結婚大典，才用我的婚姻問題作一結束，對我母親說：

“老表嫂，你也該替個乾看一個好媳婦，男大須婚，二十二歲的人也不小了，又是常在外面闖的人，我還等着吃喜酒呢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是這麼想，”母親感喟地說，“這孩子老是執拗，東說不要，西又說不好，你老叔幫他說一個媒呀。”

“我幫你說一個德容言工四德俱備的，好不好？”他向我這樣取笑了一句，才告辭走了。

我送他出了大門，一看天色陰沉，像是要下雪的樣子，回頭匆匆攜了紙燭，忙往招姐家裏去。母親在我臨走的時候，還叮嚀我務必早些回來。

四伯伯的家，我已有六年多沒去過了，聳得高高

的那道粉牆，我臨走時記得還是新粉的，如今已變成灰色了，夾着許多雨淋過的黑色的痕跡，和一大塊一大塊的綠苔，倒好像一幅着色的山水。八字槽門仍是雄糾糾地立着，槽門上畫着的太獅少獅圖更加模糊不清了。我敲了敲槽門，應門的却不是素熟的孫媽，迎門跳出來一條花白狗——也不是那慣喜嗅人腳後跟的小黃狗兒——向我呼呼地奔來，倒把我嚇了一跳，幸虧那開門的老媽子早防備了這一着，趕快用手中的雞毛帚打開了牠。我告訴她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，便一直走到堂屋中，屋中掛了四盞用白布蒙着的宮燈，四伯伯的靈桌子擺在靠右邊的上首，冷清清地很是淒涼，靈桌兩邊立着的金童玉女，上面滿披着灰塵，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，幽幽地照在那壁角裏。

我坐了一會兒，老媽子送過茶以後，不見有人出來，我心想許是她不在家，頗有點失望。我自己點起了香燭，敲了兩下磬，剛要下拜，那老媽子忽抱了一個腰繫白巾的孩子進來，在我身邊回拜。

我拜了起來，細看那孩子，又肥又白，真是愛人。

正在打量，忽然門後走進一個衣服素淡的少婦，我一細看，那不是我底招姐還有誰？她像剛起來的樣子，兩鬢飛蕩着，那容貌，那身段，那走路的步法。仍是六年前一模一樣，不過放大了點，變成一個少婦的樣兒，臉色沒以前鮮麗，似乎慘白了許多。

“我說是甚麼本家少爺，原來就是你呀。”她那明媚的雙眸向我一轉，嫣然地笑着說，但笑聲中含了不少的淒涼和幽恨的情緒。

“招——”我記起她是四伯伯的後妻，忙改口，“四伯娘，路上受了寒，到今天才來吊四伯伯。”

“甚麼伯娘伯娘，怪不好聽的，你倒同我生分了，”她柔媚地一笑，從老媽手中接過孩子來，“還是照娘屋裏喊，喊我招姐吧，我這樣年紀，也不配做你的伯娘，個弟，你說路上受了寒，可好了？”

“小毛病，吃點紅棗老薑，也就好了。”

“莫說是小毛病，就可大意得，舜牙底爹，”她摸了摸懷中抱着的小孩底臉，又聞了聞，眼圈兒有點紅濕，“就壞在太大意了。”

“四伯伯到底病了多久？四伯娘，他害的甚麼病？”

“又是伯娘，喊招姐哪。”她似笑不笑地眼皮子抬了抬。“他嗎，只病了半個月，起初有點咳嗽，以為不要緊，誰知就是這樣喪了命。唉，是我的命苦，沒福，起先是招不了丈夫，後來丈夫算是有了，中途却又拋了我，前世不知造了甚麼孽，今世主該受折磨。”

我知道她這話裏，含有無限的淒涼，無限的哀怨，自從和我家的婚姻不成後，她底輕佻的名兒傳開了，沒有媒人再上她家底大門，蹉跎了好幾年的不再來的青春，只好給年已半百的四伯伯作填房了，而今，連四伯伯都半途永別了她，這是多麼令人傷惜的事！她今日這樣的結果，我自然應負一大半的責任。我知道她心中定怨恨我到萬分，我再也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，其實，我又有甚麼話能安慰她呢？

“孀娘人好嗎？”她見我只是痴痴地望着她，不好意思起來，臉上薄薄地起了一陣紅暈，低頭望着懷中的孩子。

“她老人家很好。”我說完，忙又添了一句，“她時常記起你的。

“……”她微微嘆了一口氣，在孩子的額上吻了一下，我看見了她那滿頭的黑髮，真是一盤愛人的絕細的青絲，白絨線扎住了髮根，越發顯得俏麗。

“你近來常回去嗎？隔家裏怕不近吧。”

“家裏遠倒不遠，這一家的事全靠我招扶，舜牙又‘禁生’那能比得在娘屋裏做女，愛到那裏，就到那裏呀。”

“有了兒子總算好，將來苦盡甜來，就有福享的了。”

“唉，享甚麼福，這長長的年月，教我怎麼苦得完她幽幽地默默地覷了我一眼，外面一口冷風忽然吹進來，堂屋裏四盞宮燈搖來搖去，四伯伯靈前剛燒的紙錢灰吹起尺來高，靈桌前的桌圍也凹進去了許多。”這兒怪冷的，你路上又受了寒，到我房裏去坐吧，房裏暖和些。”

這使我聽了很高興，我知道招姐愛我仍是以前

那麼熱烈，並沒甚麼怨我的意思。她講時非常地自然而且坦白，但六年的隔閡，使我口不從心地說：

“不，我要走了，過天再來看你，招姐。”

“你這是甚麼意思？她站了起來，拉住我的右臂，我臂上有一種溫柔的感覺，“真的生疏了？兄弟們別離了六七年，好容易見了面，這樣就走嗎？”

“怕母親望念。”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告別的話來，右手握住了她底手，還是六年前那樣溫軟多肉。

“不會的，”她祈求似的向我說，“吃了晚飯再走，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講咧，個弟，答應我。”

她底雙眼射出了乞憐的眼光，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我底手，想從那上面追回我們六年前的歡娛。那孩子無知地用手撫摸她那淡紅而微翹的小嘴唇——我曾在上面印過不知多少遍吻痕的嘴唇。那兩頰上的兩個小酒窩，那一頭烏髮。那一雙黑而且亮的眸子，造物給予牠們以無量的吸引人的魔力。這些傢伙，使我沒有再說告別話的勇氣，跟她一直走到她底房內。

她底房就在從前四伯娘房的對面，我掀開門簾

走到裏面，滿房是嶄新的木器，玻璃內擺着各種紅綠的繡花，桌上的銅器擦得亮晃晃的，一張很大的甯波床，帳子是杏黃色，鋪着厚厚的狐皮毯，綠印心的綿被堆得高高的，滿屋子透着一種溫柔而華麗的空氣，不由的不使我陶醉，可憐四伯伯還沒享受到一年，就不幸死去了。

她讓我坐在桌側銅的白炭盆旁邊，孩子已迷癡癡地在懷中要睡了，她輕緩地抱着他走了一回，把他放在床上，扯過被窩來蓋在他上面。她從桌上生着炭圓子的銅茶壺內，倒一大盅熱氣騰騰的茶給我，我接了過來，一股茶香由鼻子一直透到我腦內。

“這屋子暖和多了吧。”她順手拖過一張骨牌凳坐在我的對面，嬌媚而自誇地說。

“呵，當然暖和多了，就是這茶味都不同得多。”

“那還是舜牙底爹托人從君山帶來的，現在還有一大些咧，你喜歡，我明天打發人給你送些去。個弟，你老是望着我做甚麼嘅？”她微笑了笑，臉上忽的一紅，扭過臉去，“你招姐老了，怪難看的，是不是？個

弟，是不是老了許多？”

“那裏？招姐越發俏扮了。”我不敢再望她，只好低着頭看那白炭盆裏時明時滅的火星。

“不必哄我，個弟，我知道我老了許多了。自從你出門以後，這六七年，你們在外面的人，興興頭頭幹你們的事業，自然不知不覺地容易過去；在我，這六七年好比六七十年咧。你好狠心的心，一個訊也不搭給你招姐，教我好罷念你。”

我能說甚麼？我六七年委實不會給她隻字。然而我也有我的苦心，我怕把她底舊情燃起，我實際又不能和她結婚，我想使她死了這條心，好去嫁一個別的男人。誰知女人底心是那麼癡，到至今還是念念不忘的。

“舜牙底爹待我總算不錯，這滿屋的木器行頭是他給我特買的，我說的話，他沒有一句不依從。不過他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我嗎，今年不過二十二，我做他底女都做得。小時的姊妹們，一個一個都嫁了如意的少年男人，獨有我嫁給和我父親上下年紀的人填